



元人文集 上卷

元  
代  
史料刊  
叢編  
初編

黃山書社

遺山先生文集

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

碑銘表誌碑

御史張氏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譔先御史  
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  
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  
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  
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  
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  
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

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後  
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  
德懿範聞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  
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  
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間田豐  
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述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  
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  
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  
肖國侯公叅政高公奉高丞旨堯公黃山內翰趙

公嶷陽內翰閣公敦庵著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  
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  
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  
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徃徃有之如御史君  
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  
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  
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  
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  
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  
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



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往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即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賊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柩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

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  
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  
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  
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耆艾而敦庵可以  
爲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  
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褻糧衡門棲遲詠  
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  
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  
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  
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  
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  
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  
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  
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  
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  
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

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一科換偃師王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允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

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  
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碩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  
從吏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  
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  
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  
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  
頻歲飢饉盜賊蠡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  
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饒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敎具斧斤以完器  
用備晉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  
如出枉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賑  
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  
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  
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寧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  
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  
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  
遣晉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  
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



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  
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  
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深讀蓋將  
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  
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殁于  
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柎於金  
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  
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  
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  
乃以一御史犯疆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  
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  
曰曲士賣直見射而慄鄙夫媼媼與鳧同波犯父  
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劓橫潰我障剛瘳我阿  
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  
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  
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